

XI ZANG FENG QING L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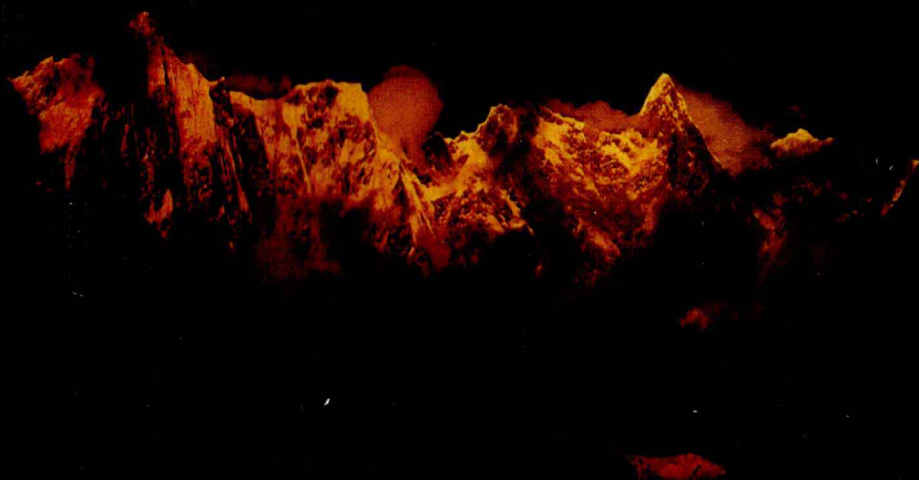
西藏风情

走进西藏

也许您会发现天堂

廖东凡 著

恋



积雪啊,是那山头戴的帽子
森林啊,是那山梁穿的衣裳
白云啊,是那山腰缠的丝带
江水啊,在那山下奔流欢唱
这就是高原西藏
是我可爱的家乡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西藏风情恋

廖东凡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 军
封面设计 金 花

西藏风情恋

廖东凡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340千字 17.5印张 插图0.5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五0二彩印厂

ISBN7-204-03252-7/I010 • 565

定价:29.80元



天葬场的秃鸟

摄影:张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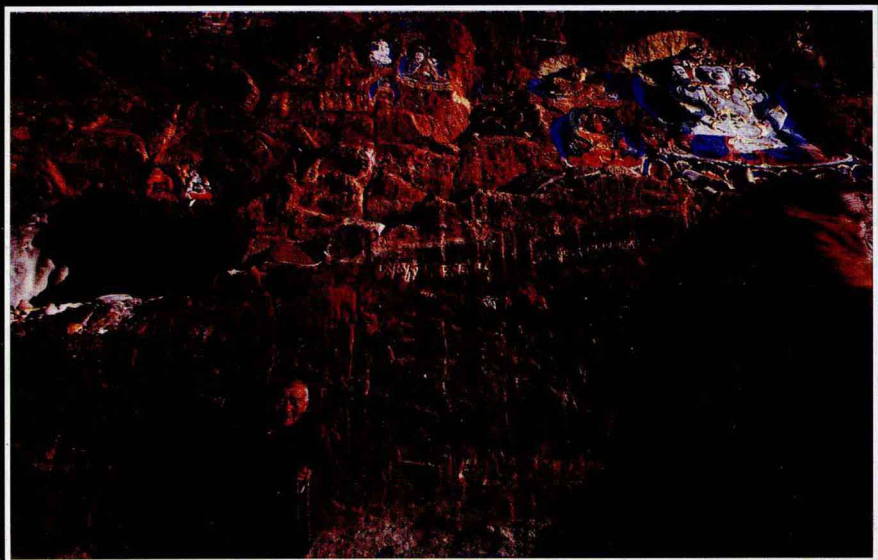


冈仁波齐峰



雪域的骄傲

摄影：周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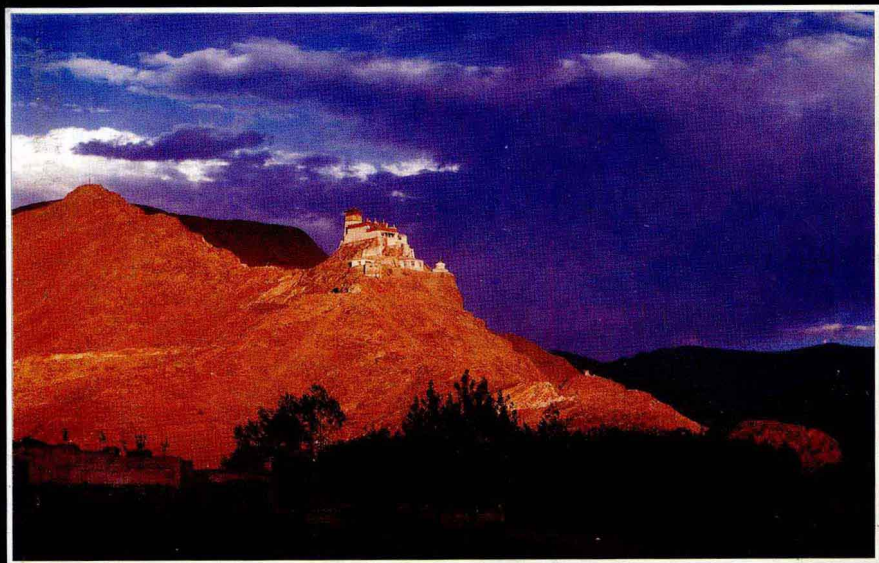


转经的老人



白云的衣裳

摄影：周焰



雍布拉康



初秋的遐想

摄影:周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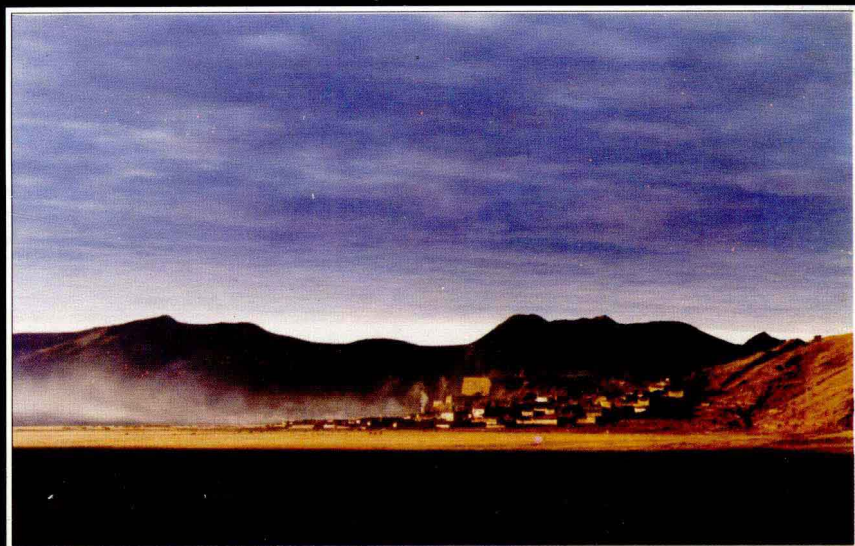


高原小景



草原伙伴

摄影：周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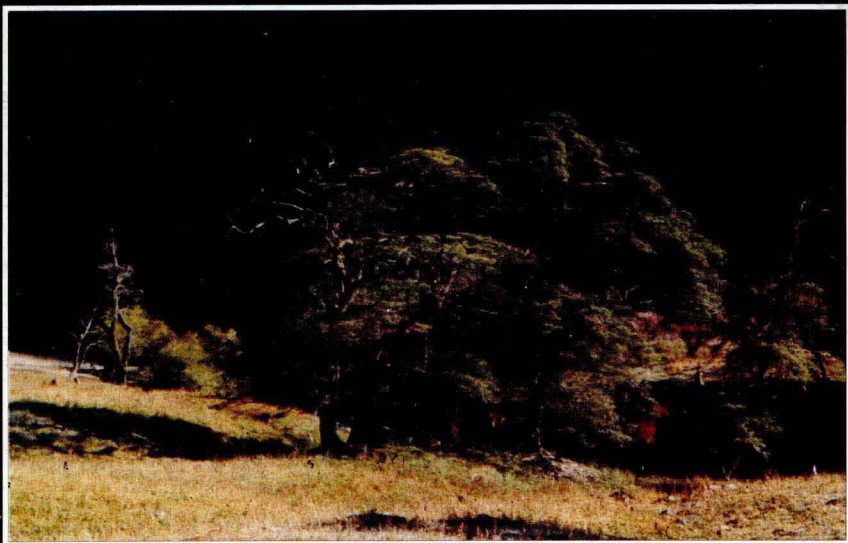
高原的早晨

摄影：周焰



雪峰恋

摄影：周焰



神仙树

摄影：周焰



夕阳古堡

摄影：周焰



冈巴古堡



牧场晚霞



僧界仪仗

引 言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从湘江之滨来到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从而开始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雪域生涯。我较快地掌握了藏语、并且习惯了高原生活，和西藏各界有着广泛的接触，实地参与各地的民俗活动。当时这片世界最高的土地刚刚进行民主改革，新思想、新文化正在开始传播。我发现在相当一部分藏族人、特别是老年人和宗教徒中间，佛教的轮回观念和民间的诸神崇拜仍在他们的观念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影响他们的心态，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引起了我最浓烈的兴趣，于是我便悉心地把自已看到或者听到的传统民俗事象和人神观念记录下来，日积月累，竟有相当的多了。

这里生活着众多的神

有这样一首藏族民歌：“东方雪山顶上，彩云纷纷扬扬，那是大神小神，正在天上行走！”在西藏宗教徒的眼里，高高的天空布满了神，云遮雾笼的雪山上居住着神，草原和河谷里生活着神，水里的鱼是神的化身，地里的庄稼都有灵魂。一句话，神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因此，在西藏各地到处都能遇到神庙、神坛、神塔、神山、神

石、神湖、神树，每条路口都有神佛安居的玛尼堆，每家房顶都飘扬着祈神的五色经幡。在那些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的高山隘口，朝佛者也用石头垒起山神的宝座，过山者无不诚惶诚恐地顶礼致敬，高呼：“吉吉！索索！神胜利了！”

尽管神祇纷纭繁复，归纳起来可分三类：即佛教诸神、苯教诸神、民间诸神。在远古初民之时，毫无疑义，民间诸神占据统治地位，后来苯教诸神取代了民间诸神。公元8世纪中叶藏王赤松德赞时，经过多次较量，佛教击败了苯教，佛教诸神登上了雪域寺院的主神座。部分民间神和苯教神，据说被密宗大师莲花生所调伏，从而皈依了佛法，纳入佛教神祇系列。但其地位已无法和往日相提并论，作用也大大降低。过去是雪域大地的主宰，现在只是藏传佛教的保护神、地方神。它们被规定不能超度众生的来世，只能利乐人们的今生；只能以茶酒供养，不能顶礼膜拜。

尽管佛教诸神在神界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并未完全代替苯教和民间宗教的神祇。在西藏边远的阿里、藏北草原，特别是与青海、四川接壤的藏北地区，仍有许多苯教寺庙和苯教信徒，苯教诸神在他们中间仍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喜马拉雅山中段和东段的群峰密林中，聚居着古老的珞巴民族，千百年来顽强地坚持本民族的原始宗教。这种宗教具有浓厚的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的特点。尽管他们与藏族、门巴族有着长期的频繁的交往，但他们都成功地抵制住了佛教的渗透和影响。历史上有名的佛教大师唐东杰布、岗布巴都曾历尽种种艰险到珞巴地区传播佛教，结果均未能以佛法取代他们的信仰。佛教未能完全占领西藏的思想阵地，也许还有一些其它的原因。例如，要真正了解和礼拜佛教诸神并非易事，它要求信徒们能研读大量经典和按各种仪轨修习，为此必须具有较高的学识和充裕的时间，而这两者恰恰是平民百姓所缺乏的，他们只能努力诵念六字真经，同时侍奉民间诸神。

民间诸神在雪域长留

在民间宗教中，宇宙被分成三个部分：上面是白色的天空，那是天神的世界；下面是蓝色的水域，包括地下，住着龙和龙的家族；中间是广阔的大地，大地是红色的，活跃着“赞”和其它的地祇们。“赞”神雄强威猛，暴烈而易于冲动，那些红色的崖石是它们的住地。它们的脸也如火焰般赤红。“赞”神掌管着一方百姓的死生祸福，因此也被称为乡土神或地方神。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住着一切“赞”神的首领“赞玛热”，据说它主宰着整个西藏黑头人的血肉灵魂。

与“赞”能够并驾齐驱的是雪山之神“念”，它们总是骑着飞驰的骏马在白云缭绕的高山险谷游荡。高耸云端的雄伟雪峰，被认为是“念”神坚不可摧的城堡，它们从那里俯视牧场河谷与芸芸众生。在那些月光如水的草原之夜，它们下山和住在神湖的龙女幽会，并且给牧民送些白雪般的晶盐和珍珠般的羊群。“念”的性情是狂暴的，谁要触怒了它，立刻会招来可怕的风雪和冰雹，以及一种名为“念勒”的瘟疫。拉萨西北的念青唐古拉山，是法力最大的“念”。据说，它曾摧毁过布达拉宫的前身红山宫堡，声名传遍整个雪域。

在西藏民间，在远离拉萨的边地，在喜马拉雅山区，直到今天还活跃着许许多多民间神祇。它们都是些自然神、生产神、生活神，与直接从事劳动生产的普通老百姓关系更直接、感情更亲近！

恩格斯说：“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这段话不但解释了西藏民间诸神产生的原因，在某种

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直至近代这些神祇还继续存在。因为至少到本世纪中叶，西藏高山环绕、交通阻塞的封闭状态依然存在；雪山雄奇、神湖瑰丽、云蒸霞蔚的自然景观依然存在；生产方式简陋，生产力低微的情况依然存在。所有这些都使雪域居民仍保持着古老的神灵观念，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面临艰难的生活，那些古老的、初民时代创造的神祇，就被一代代承袭下来，继续受到人们的敬仰和侍奉。

人神之间频繁交往

藏族人从出生第一天起，便要和各种神祇打交道，甚至他们身上就附着种种神灵，头上住着头神（乌拉），右肩住着男神（颇拉），左肩住着女神（姆拉）。当神依附在人身的时候，便会发出灯盏的光芒。神祇活跃着，生命之灯闪闪发光；神祇离开躯体，生命之灯随之熄灭，也预示着人的死亡。护佑他们的，还有生命神（结拉）、家宅神（托拉）、帐篷神（库拉）、敌神（扎拉）、乡土神（域拉）等等。这些神伴随着他和她，走过漫长的或短促的人生之旅，直到他们去到另一个世界。

《贤者喜宴》等藏文史籍，记载着某些古老的传说，在吐蕃王朝的早期，人神融为一体。赞普就是天上的神，被派到人间执掌国政，当他的儿子长大到能够骑马奔驰时，自己便沿着彩虹般的天绳向上攀登，一直消隐在无限蔚蓝悠远的苍穹。第八代赞普直贡赞普因与牧马人罗昂达孜决斗，失手误砍天绳，再也没能回到天国，而把陵墓留在人寰。但他以后的赞普，仍然保持着找神女或龙女为妃的传统。第三十代赞普珠年德乌娶了一个龙女，结果两口子都得了麻风病，生下的儿子又是瞎眼，可见当时人神通婚已是相当麻烦了。

藏族不少贵族、头人，常常自诩为神的后代，而且引为家族

的光荣。大贵族绕噶厦，认定自己的祖先是一条神牛。藏传佛教直贡派开山祖师居热·齐田贡布，传说是苍穹中一只神鹰所生。直到近代，人们还在某些不同凡响的人物身上，寻找与神佛有牵连的血缘关系。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名震藏北的黑痣英雄嘎加扎那，被人们认定是巴青雪山神崩纳的儿子，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神的血统，就不可能有那样的胆量和勇气。

高原生产、生活习俗，都与神祇息息相关。拉萨河谷的农民，每年藏历正月初五在地里安放一块白石，并举行祭祀仪式。他们认为白石上有龙女鲁莫杰姆附身，能保持庄稼水源充足，能抵抗病、虫、雹灾。牧民们相信遥远北方的盐湖，是神女察措杰姆的白色禁地，只有健壮的男子汉才能博得神女的欢心，取来宝贵的晶盐到农区交换青稞。假如驮盐队掺杂女人，神女便会震怒，招来种种厄运。在喜马拉雅山区猎人的心目中，森林中每一种野兽都由一种神祇管理。进山狩猎，必须征得森林诸神的允许和配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猎归之后要杀牲祭神。也就是说猎神给了我们神的牲畜，我们也要用人的牲畜补偿，有来有往，下次打猎才不会扑空。所有这些，其实就是人神交往的方式或过程。人们为了农牧或狩猎的丰收，为了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时时处处都要求得神佛的帮助或保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约定俗成，成为一个地域或一个部落的习俗。

节日，人和神的联欢

西藏许多宗教节日和民间节日，都有祈神、娱神的用意。人们有这样或那样的吉祥时日，用种种丰富多彩或独出心裁的方式娱乐神灵。神灵高兴，发欢喜心，就能保佑庄稼丰收、牧业兴旺、众生无灾无病、雪域和平安宁。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长时间为繁重的劳务和严酷的自然环境所困扰，渴望着有良好的机会和场

合，显示自己强健的体魄和嘹亮的歌喉，寻找情人，结交朋友，痛痛快快醉它几回，不枉做一世人。因此，节日总是将宗教仪式和娱乐活动结合在一起，既娱神，又娱人，确实是人神大联欢的盛会。

拉萨“莫朗青波”（传召法会）是西藏最大的宗教节日，每年藏历一月在大昭寺隆重举行。届时二三万喇嘛诵经祈祷，祭神驱鬼，场面庄严，气势磅礴。只有最后几天是余兴，在布达拉宫前赛马，在神龙（拉鲁）草地赛箭，在八廓街南侧广场举石头和摔跤，还有从拉萨河边出发的赛跑。拉萨全城一片热烈欢腾，僧俗众人各得其所。

望果节缘起极为古老，甚至可以追溯到苯教刚刚传入西藏时期。节日在庄稼黄熟之时进行，其目的是祈请家乡的神祇驱赶西藏夏日突如其来的冰雹，以保一年的收成。娱神是这个节日最大的主题，不但娱乐乡土神、护法神，还要娱乐乡土神、护法神的代言人——巫师和巫女。不少地方还保留着巫师巫女与村民百姓一起饮酒歌舞的传统习惯，使人神联欢得到生动的体现。拉萨河上游工卡村有两位女巫，望果节时打扮得花枝招展。她们先领鼓手们跳三圈鼓舞，再领乡村合唱队（协玛）唱三遍仪礼歌，然后和全村百姓一道，边看表演边喝酒，直到落日西沉，人巫皆醉，互相搀扶，载歌载舞返回住地。

节日离不开歌舞戏剧曲艺的演出，这些文艺形式也充满祈神的内容。每年藏历腊月二十九日夜里，从布达拉宫到西藏各处城镇、寺院，都大跳特跳群神尽舞的“羌姆”以驱赶邪魔。正月初一，启明星刚刚闪现，戴白面具的折嘎艺人便高喊“神胜利了”以迎接一年的欢乐吉祥。藏戏和热巴舞开场时，有专门的祈神安神仪式，以免蹦蹦的羊皮鼓惊动神佛而降下灾难。卫藏地区的“谐青”（仪礼歌舞），昌都一带的“曲朝”（祈神锅庄舞），都是节日娱神仪轨的组成部分。神也有自己的舞师歌女：央金拉姆（妙音